



“窃读”时光

艾科/文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适逢纸媒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在那段处处洋溢墨香的年月，热爱阅读与写作的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带着积攒的稿费单，到市中心的邮储银行取钱。对我来说，取钱事小、“窃读”事大，且一度身陷“书非‘窃’不能读”的“图圈”而无法自拔。

每次在银行窗口办理完取钱业务，我都会转身来到与银行一墙之隔的邮局报刊零售专区，在那一排排墨香四溢的报刊中汲取精神食粮。自从邂逅这片“心灵花园”之后，我就时常一边防备着工作人员的冷眼，一边小心翼翼地翻阅喜欢

的报刊，直至夕阳西下邮局下班才会依依不舍地离开。这片闹市里的“心灵花园”成为读者的精神栖息之地，亦是我获取更多投稿渠道的“信息平台”。长期的“窃读”让我的心灵越发丰盈，写作水平亦有提升。

后来不知为何，邮局报刊零售专区突然搬至他处。这座城市庞大而陌生，我按照工作人员告知的新址苦寻未果，生活自此暗无光彩。抛开悲伤，我暗自思付，是不是因为像我这样只看不买、热衷“窃读”的人太多，导致报刊零售业绩不佳，才迫使他们易地求生的？若是如此，那我为自己这种“令人不齿”的“铁公鸡”行为道歉，并恳请他们理解一个初入社会、生活拮据而又酷爱阅读的文艺青年的羞赧之举。可是谁能告诉我，那片“心灵花园”究竟在哪里？

一天，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位骑着电瓶车给报刊亭运送报刊的师傅，便向其请教运送的这些“精神食粮”来自何处。师傅热情地给我指明了方向，我循向而去，拐拐绕绕走过好几个路口，终于在一条文艺氛围浓厚的路边看到几家做书刊批发零售的书店，书店虽然不

大，但几乎汇集了全国各地的畅销期刊。工作人员见我进来，问我想买什么杂志。因是首次“光临”，不谙店家秉性，更不知该如何继续实施“窃读”之举，所以我支支吾吾地说“随便看看”，以掩饰企图“一毛不拔”的慌乱。

这家店里的杂志虽然类别齐全，但美中不足的是，多用塑封包装，名为防止运输磨损，实是谢绝随意拆阅。我无法打着购买的旗号拆开塑封“先睹为快”，只能匆忙转了一圈之后，以“没有想要的杂志”为由仓皇离开。后来每次经过那几家书店时，我都会心痒难耐，就像山珍海味摆在面前却又无法大快朵颐一般。豫剧界常以“三天不吃盐，也要看看崔兰田”之说，表达广大戏迷对于喜欢的豫剧名家的拥戴。而对于痴迷阅读的我而言，“三天不食美餐，也要阅读书刊”已经成为深入骨髓的爱好，以致一日不行阅读之“窃”，便一日心神难安。所以为了治好这一“心病”，我必须“旧业重操”。

许是上天眷顾，我很快就在一所大学旁边邂逅一家温馨的书店，周末去闲逛时总会花点“小钱”买份报刊增进“熟悉感”。和店主在

“一来二往”中成了朋友之后，我可以尽情免费翻阅那些报刊书籍而不必担心遭受白眼，且甚是感慨自己能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兵法”运用得不着痕迹。

后来随着网络技术、媒体融合以及短视频的飞速发展，报摊和书店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曾几何时，为了购买一份报纸，我跑遍全市几乎所有仍在苦苦挣扎中经营的报摊，那种寻而不得的无奈是热爱纸质阅读人群的悲哀。在“窃读”之路上行走多年，我深知报摊和书店对于读者的意义，内心深处已把每位报摊摊主和书店店主当成了大众精神文化的“守护神”，同时练就了一双辨别“善恶”的火眼金睛，大多一眼就能辨出哪些“守护神”对读者温暖热情，哪些对只看不买的“铁公鸡”恨之人骨。

经济窘迫的年代，“窃读”实属无奈之举，为了免费享用一场精神盛宴，只能甩掉内心的清高，硬着头皮对摊主或店主投来的厌恶目光采取选择性无视。如今经济条件大好，我可以落落大方地通过各种便捷渠道订购任何喜欢的读物，可我依旧难忘昔日那些隐藏在市井中的“窃读”时光。

游西湖

●陈素丽

柳外迎来水面风，长堤步履自匆匆。
环湖看過千山色，灵隐峰前夕照红。

返乡

●丁海明

白鸟叫了几声
从绿树上飞了过去
它衔走了时间
也衔走了我儿时的梦

那时，我们玩躲猫猫
在黑暗里，期待逃脱被抓住
命运却明眼如炬
我们无处可躲

我回来了
寻找幼时认识的一棵葡萄树
我想摸摸它的老藤
与它再一次心灵交流

可惜，那棵葡萄树早死了
我无法忏悔曾经偷过它结的葡萄
它曾经甜蜜过我童年的故事

而今，我再次回乡了
我急切地想倚着那棵葡萄树
像个委屈的小孩
哭一次

此时，白鸟又叫了几声
从绿树上飞了过去……

怀念沙家浜团政委

金宗炳/文

这几天，我的心情极度不好，一直沉浸在失去沙家浜团政委的悲痛之中……

8月10日下午3点59分，台州日报社原党委书记、原一七五团（沙家浜团）新闻干事颜安兰先生给我发了一条微信：“闻讯今年92岁的陈景权副政委已于8月8日下午4点28分逝世。愿老首长一路走好！”惊闻噩耗，泪如泉涌。泪眼蒙眬，往事历历在目……

1969年12月，我应征入伍，投身到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二十军五九师一七五团（沙家浜部队）四连，担任连部通信员，后来被团部宣传干事黄胜仁先生临时抽调到团宣传队搞文艺宣传。那时的团政治部主任陈景权先生是直接抓团宣传队工作的，于是我有幸认识了他（我退伍后，得知他提升为一七五团副政委），从此与他有了不解之缘。

记得有一次野营拉练，陈主任与我们宣传队一道步行，他对我说：“小

金，这米袋大，怎么办？你背不动，我给你背。”“首长，没关系，我背得动。”“看你这么小的个子，还说背得动。拿来，让我背。”不由我分说，他就把我横在背包上3斤重的米袋拿走背在肩上了。当时我很感激，也很难为情：小兵的米袋竟让首长背？虽说是小事一桩，但我心存感恩，多好的部队首长啊，50多年后，我还念念不忘。

1975年3月1日，我们团宣传队去江苏宜兴参加师部文艺汇演后回到湖州黄芝山团部军营，我去团政治部向陈主任告别，说是要退伍回家了。陈主任问我：“小金，你有没有去过上海？”我说：“没有。”陈主任笑着说：“反正你们温岭的战友都回到温岭了，那你就去上海看看，我给你开介绍信。”我高兴地跳起来，想不到陈主任爱兵如子，在我退伍前还给我发放特殊的福利呢！

我退伍后，部队移防到河南，便与首长失去了联系。后来，我走上了专职从事新闻报道的道路，经多方打听，终于有了陈景权副政委的联系电

话，并得知他转业后回到家乡东阳市担任工商局局长。

有一年夏天，我去东阳的横店影视城采访温岭石雕大师潘禹祥的事迹，陈副政委得知后，冒着烈日，乘公交车特地从东阳市区赶到横店来看我。一见面，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带着一腔浓重的东阳口音对我说：“小金，这米袋大，怎么办？”“40多年前部队宣传队的事，陈政委怎么还记得啊？”“我们小金的事情怎么会忘呢？”“哈哈，哈哈！”笑声在横店新落成的红军长征博览城的山坳里回荡着。

2011年7月17日，我和原部队四连的指导员唐焕良（后提升为团政委）策划在江苏常熟举行“沙家浜团老兵相约沙家浜”活动，邀请以原沙家浜团四连为主的分布在全国各地的36名老兵参加，其中受邀的首长有一七五团（沙家浜团）的副政委陈景权和当年部队的团新闻干事——台州日报社党委书记颜安兰。在沙家浜纪念馆里，陈景权副政委高兴地对我说：“真想不到我们的小金同志能想出这么

个金点子，有意义，有意义！”

4月12日是陈景权副政委的生日，我每年都要打电话向他祝贺生日，我可能是一七五团唯一记住首长生日的战士了吧！2012年4月12日前夕，我打电话与原四连的龚奎金老排长联系，准备为陈景权副政委的八十大寿庆贺一番。电话那头的龚排长爽快地说：“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做东在义乌大酒店办几桌，我派车把老首长接过来，到时你开车过来就是了。”4月12日上午，我带着妻子开车赶到义乌大酒店，为陈景权副政委祝寿，那时他开心得不得了。

今年4月12日上午，我跟往年一样，给陈景权副政委打电话：“陈政委好，我是温岭小金，祝您生日快乐！”“小金，谢谢你！”电话那头，声音洪亮。可谁知，此时的他正重病住在医院里。

沙家浜团副政委陈景权先生，生于1932年4月12日，浙江东阳人，享年92岁。

呜呼！沙家浜团老首长陈景权先生走了，留给小金无尽的怀念！

盛夏午后 公园里的橙色

●艾草

盛夏的午后，风都是静止的。
连呼吸都是烫的，只有
蝉声一阵高过一阵，应和着
这夏日的高温，阻止着
众多人出行的脚步。

有一抹橙色，她每天都在。
穿环卫工人的工作服，随身相伴
的一把扫帚，一个大大的水壶，
一条毛巾，埋头打扫着公园的小道。
落叶在扫把下翻飞，焦灼的枯叶
像她们古铜色的肤色。
汗水湿透了后背，她们
时不时，停下来用毛巾擦把汗。

公园里的落叶，日复一日地掉。
那条蜿蜒的石头小路，她们
也扫了一天又一天。
夏天过了，秋天会来，
再后面是，凛冽的寒冬。
它们都在排着队，等着她。

像土壤里的蚯蚓，
她们，就是这个城市的清洁工。

橙风 岭上甄选

5月25日正式上市

New!
来罐
高橙汁



吃火锅、聚烧烤

更配
更过瘾!!



经销电话：0576/89665372 13758638852
浙江城之南科技有限公司 温岭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联合出品



扫码购买

